

后望书

我们常常感叹，历史中的故事正在迅速远去，然而，历史的心跳，人世的爱恋，却永远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眼前。历史，将永远陪伴我们，我们选择历史——历史，将永远陪伴我们。

朱幼棣 著

后望书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解振华
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 朱学勤
蓝狮子出版人、著名财经作家 吴晓波
《城记》作者 王军

联袂推荐

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后望书

朱幼棣 著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望书/朱幼棣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5086-1037-5

I. 后… II. 朱… III. ①文化遗产—保护—研究—中国②水利工程—环境保护—研究—中国
IV. K203 X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1053 号

后望书

HOUWANG SHU

著 者: 朱幼棣

策 划 者: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蓝狮子财经创意中心

出 版 者: 中信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)

经 销 者: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承 印 者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 张: 17 字 数: 247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1037-5/F · 1255

定 价: 4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5322521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010-85322522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为了前瞻的回顾

解振峰

朱幼棣同志约我为他的新作写序，我没有多思索就答应了，因为我们认识已经多年，对他也是比较了解的。当年他是新华社采访中央新闻和环境保护的记者。他勤于思考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具有很强的新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，曾经写出不少有影响的报道。我们常常就一些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。后来他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后，关心的领域扩大，研究问题深入，视野也更加广阔。

这本书中，相当的篇幅谈到了水。水作为环境要求与生命之源，以其天然的联系，与人类生活乃至文化形成了不解之缘。人类的繁衍、国家的兴衰，都与水息息相关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史，就是认识自然不断深化的过程，也是人与水和谐不断探索的过程。

朱幼棣先后采访过淮河、海河、辽河和太湖、白洋淀、滇池等重要河流湖泊的污染治理，也调查过黑河与居延绿洲的生态环境问题。记得那年长江三峡工程动工后不久，他带领一个“中华环保世纪行”的记者团去长江三峡地区，经过认真调查后认为，三峡修建水库后，长江的流速减缓，水净化功能减弱，水污染的反应会加剧，并提出了三峡库区的水污染治理问题。这份建议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和国家环保总局的重视，为后来建设三峡库区水环境监测系统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对黑河与居延绿洲的生态问题调查也取得了积极成果；深入实地的认真调查，又使该问题上升到了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层面。对存在的问题与缺憾，进行科学的观照与文化的思考，是本书的重要特色。

当前，中国经济和社会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，工业化与城镇化正在全面推进，神州大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。人总是有时代局限的，经济发展也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。在这时候，对半个世纪来走过的发展与建设道路，做一些回顾是必要的。既要发扬成绩，又要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对于我们不入歧途，少走弯路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还是很有好处的。时间的跨度会拉出真实与真理的坐标，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，回顾是为了前瞻。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，又将是明天的历史。

(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)

绝种·绝迹·绝唱

——我所知道的朱幼棣和他的《后望书》

吴晓波

朱幼棣是现代都市硕果仅存的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。

他是我当年在新华社时的同事，1990年代初，我刚到新华社工作的时候，他在圈里就已经名重一时了。新华社多桀骜之辈，群人自全国各地啸聚北京，围炉阔论天下，每每面红耳赤，朱幼棣这时总是笑咪咪地躲在一旁，不动声色，到高潮将尽，突然有人提议，“听听老朱的。”他才开口。一开始还会脸红，说了两分钟就从容了，款款道来，自有别一份的见解。当年，他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科教及新闻研究所轮番任职，是公认的全才。他写出过很多轰动一时的新闻报道，还是第一个去南极的记者，比万科的王石早了十多年。有一段时间，他担任国内部中央新闻组的组长，专跑中央常委这条线，在新华社的传统里，这是一个很崇高而敏感的职位，朱幼棣每天跟在中央领导人的后面东跑西颠，写他们的行踪和指示，当年《人民日报》的头版头条老是“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报道”。

新华社记者从来游走在传媒与官场之间，更何况是中央新闻组的组长。朱幼棣曾经出任北方某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，后来因某种机缘，他被调进中南海，任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，当上了一个高级幕僚。从此，“朱记者”不见，出现了一个天天搞调研、写报告的“朱司长”。

不过，这都不足以描述出一个完整的朱幼棣，或者说只是朱幼棣的小部分。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学识和文化气质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，好古敏思，谦谦君子，有名士风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生错了时代。

他是浙江黄岩人，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，早年搞过地质和技术，背着笨

重的测量仪表跑了不少地方，这让他成了一个历史地理痴迷者。在其后的30年里，朱幼棣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所有稍有点名气的大河山脉，有一次我陪他去浙江省安吉县，他说我要去某某关，当年岳飞打金兵就是从这里北上的，当地官吏无人知晓，后来按他指的方向驱车前往，问当地老农民，果然有这么一个古地方存在，众人愕然。1992年，他在新华社总部当班，西北记者发来一篇新闻稿，称沙尘暴突袭某地。朱幼棣一看，突然拍案惊呼：“莫非居延海已经干涸？”数月后，他坐着一辆老旧的白色伏尔加行遍河西走廊各个绿洲、各个城镇和河流，果然第一次证实了这个事实。朱幼棣算得上是当今中国顶尖级的历史地理学者，跟他谈论此类话题，就好像是在他家后花园里漫步，典故与现状随口道来，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他曾经很骄傲地对我说，他所有对中国地理的认识，一小半是从古书中得来的，一大半则是用脚跑出来的。他还是中国最好的环保和水利专家之一，1995年还曾获得首届“地球奖”。前些年，有人提倡“南水北调工程”，朱幼棣对此颇不以为然，某次，在国家软科学选题会议上，朱幼棣一边算账一边论证，讲得一些专家无言以对。他在文章中写道，“多年以来，没有人对大型水库立项、建设施工，直至建成运行后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和跟踪监测。即使对工程的投入与产出，也未进行科学的经济评价。当代水利工程，常常展露出一種难堪的窘迫和反科学的性质。为什么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人与水资源、与河流的关系，上游与下游的关系，不是走向和谐而是日趋紧张？”他进而评论说，“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，中间反反复复，曲曲折折，难以尽述，但在关键处、转折处，又常显仓促、紧迫与窘迫。因此，真正需要回顾、研究和分析的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的流程。”

对历史、地理及时政的了然于胸，使得朱幼棣的很多观察和笔触，显出绝无仅有的冷静与苍凉，他曾在已然消失的潼关古城楼前喟叹曰，“中国的政治中心曾长久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游移摆动，在其之间，潼关就是肩挑两京、力压千钧的支点。在这里，大大小小发生过数百次战争，其中影响到整个中国命运的即达60多次，如殷周时闻太师与姜子牙之战、三国马超大战曹操、唐代安禄山与哥舒翰之战、黄巢起义军攻占潼关、明代李自成与明军的决死之战——就是这个被康熙帝惊叹为‘天下第一城’、被《山海关志》许为‘畿内之险，惟潼关与山海关为首称’的地方，在本世纪60年代，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拆掉了潼关古城，千年旧城迁毁殆尽。但是，事实上，当年专家所设计的蓄水水位从来没有到达和淹没过潼关城，也就是说，根本没有必要拆掉潼关旧城！一个恶作剧般的误判毁掉了‘中原第一关’。”读到这些文字，你仿佛嗅到了历史的硝烟与荒诞。

我说朱幼棣“生错年代”，是因为像他这样的文人实在已经罕见了。他讷言害羞，为人厚道，爱好及学识之广博宛若文艺复兴年代的“大百科全书”学派。他的文字之优雅，每每让人惊叹。他还写得一手潇洒的毛笔字。他甚至是一个珠宝鉴赏家，居然还专门写过一本关于宝石的书。这样的人，现在很少了，以后估计也将“绝种”。

回头再说这本《后望书》。

三年前，他将新写的几篇历史地理散文给我，读罢十分感慨。我便怂恿说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文字结集出书呢？老朱居然心动，日积月累，终成此集。书中照片大多都是他亲手拍得，传至我处，才知他原来还是一个准专业级的摄影家。书名多费心思，最终定为《后望书》，其意彷徨，一言难尽。

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，大多操之人手而不能自主。所谓“无事袖手谈性情，有难一死报君王”，家国天下的济世情怀，从来激越而无奈地荡漾在每一代的庙堂江湖之中。朱幼棣自也逃不出他那一代人的宿命，与众不同的是，他别开洞天，为自己构筑了另外一个叙述和瞭望的空间。现在印出来的这本《后望书》，便是一份很独特的纪念。

一个行将“绝种”的文人，记下数段行将绝迹的风景，留下行将绝唱的浩叹，这大抵就是《后望书》了。

(作者为蓝狮子出版人、著名财经作家)



目录 Contents

序1 为了前瞻的回顾 解振华 /Ⅶ

序2 绝种·绝迹·绝唱 吴晓波 /Ⅸ

后望书1 三门峡——无水的淹没 /1

一、潼关：天下第一关的毁灭 /2

二、寻找峡谷与陕州 /11

三、永远消失的唐中都 /14

四、在水利学名词的背后 /18

五、耸立在庄稼地上的现代楼阁 /22

后望书2 北京的“脸盘”与根 /25

一、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的启示 /26

二、回望长安街上的风景：绿岛、双塔与牌楼 /31

三、文化的根：胡同与四合院 /38

四、城市的大门：老火车站与新建筑 /43

五、失败的规划与规划的失败 /44

后望书3 欧风美雨荡涤下的中国城镇 /47

一、追寻中国城市的血脉 /48

二、城市化的提速与负载 /52

三、“大手笔”们的挥写 /54

四、拆！拆！拆！ /57

- 五、中国城市“文脉”的断裂 /59
- 六、喜新厌旧：难以幸免的“洋房” /62
- 七、故乡古城神韵的消失 /66
- 八、江南小巷：一座古宅和一个老人 /69

后望书 4 审美，景区与景观 /79

- 一、花型街灯风波：不可忽略的“细节” /80
- 二、谁在克隆巴米扬大佛 /84
- 三、武当山遇真宫：“破房子”大火映见了什么？ /91
- 四、临汾：用人墙保护古城墙 /92
- 五、城市的官府、广场与园林 /98
- 六、谁来补上美学这一课 /102

后望书 5 西北：缺水背后的真实 /105

- 一、河西走廊的河 /106
- 二、雪山——湿岛 /108
- 三、谁废江河万古流？ /109
- 四、民勤绿洲的生死存亡之秋 /113
- 五、张掖与黑河 /122
- 六、疏勒河的挽歌 /125
- 七、春风不识玉门关 /130

后望书 6 危机：从敦煌到罗布泊 /137

- 一、月牙泉与敦煌绿洲 /138
- 二、聚焦苏干湖：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罗布泊？ /144
- 三、绿洲灌溉：古人比我们高明？ /146
- 四、消失的阳关海 /151
- 五、吐鲁番：正在快速消亡的坎儿井 /156
- 六、大西海水库：终结塔里木河的罪魁 /159

后望书 7 迷失的黑河 /167

- 一、初闻居延海完全干涸 /168

- 二、质疑专家特大黑沙暴“原因查明” /170
- 三、国内最早反映居延海生态恶化的报道 /172
- 四、半个世纪后中国西北科考团之路，谁毁灭了梭梭林？ /175
- 五、月球般荒凉冷寂，养不起马的牧人才骑摩托车放牧 /177
- 六、一排枯树从关了门的乡邮政所院子里伸出来 /179
- 七、达莱呼布——居延绿洲上的美丽小城 /182
- 八、从天鹅湖到东西居延海 /184
- 九、拯救居延海 10 年：挽歌与颂歌 /188
- 十、消失的城市水系 /189
- 十一、《水经注》与当代“科学决策” /192

后望书 8 大调水：用什么维系国家与民族的血脉 /195

- 一、调水工程：用不上水与用不起水 /196
- 二、东线：清水与污水 /197
- 三、调水沿线，水价如潮上涨 /200
- 四、西线——青藏高原，长江黄河上游的“恶搞” /204
- 五、是否会影响三江源独特的大气降水机制？ /208
- 六、降水时空分布：长江黄河上游互补性的缺失 /209
- 七、谁能给黄河输血？ /211
- 八、西线工程：经济效益的另一种计算方法 /216
- 九、再说引黄灌溉 /218

后望书 9 世纪移民 /221

- 一、2 000 万，中国移民史上的黄页 /222
- 二、移民支边，从丹江口到青海高原 /225
- 三、水来了，水来了——退不去的无情水！ /229
- 四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的特急电令 /231
- 五、后靠——生存与生活空间的无情压缩 /233
- 六、“大坝加移民”：体现对人关注的本质 /236
- 七、西南的“圈水热” /239
- 八、迟来了近半个世纪的政策 /244

后望书 10 回望奉节 /247

一、夜泊奉节 /248

二、一条江和一座城 /250

三、朝辞白帝彩云间 /251

四、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 /253

五、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 /255

六、奉节，已无法回望 /256

参考文献 /259

>>>>>>

后 望 书 1

三门峡
无水的淹没



>>>>>>

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三门峡大坝是现代水利乃至新中国的标志性工程。

这个工程的得失成败不仅引起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议，更事关着千万人的命运——至今，它仍然是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。有的说它保证了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岁岁平安，有的说它造成了渭河与关中平原的灾难。这是一个时代复杂而多解的命题。

能不能换一个视角？找出一个没有异议的题目？

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被定于 360 米，按照这个水位，附近的陕州古城、潼关老城、蒲州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均要沉没水库。数十万百姓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家园。可后来，实际蓄水还未到达原来规划的水位，就威胁到关中平原的安全，被迫降低，大量良田并未被淹没，上述古城也没有沉到水库。但居民已迁，弃城荒凉，竟造成了“无水的淹没和毁灭”。

——这 20 世纪含泪的荒诞，遗留至今的满目废墟和无数悲剧，应该写进教科书里的无知与愚昧，难道就没有重提的必要？

一、潼关：天下第一关的毁灭

踏在古潼关城内，心陡然起了波澜。

潼关不仅仅中国西部的大门，更是过去通向今天和未来的必经之路。寻找本身便是一种信仰。今天，在西部开发、水电开发一再升温的时候，寂寞的潼关，黄河边上一座荒凉的城，能告诉我们什么呢？

千百年来，黄河滔天的巨浪未曾撼动这“天下第一关”。但现在，潼关已经被抹去，成了一片废墟。

多少回，我们错过了这个地方，好像它从未存在过一般。

今天的潼关县城绝对是个没有特色的大镇——50 年前它是一个叫做吴村的

地方，与雄关险隘毫不相关。陇海线上的普客列车，在这里仅停靠几分钟。空空的街边上有一些店铺。烈日暴晒着，行人也很寥落。偶尔有一辆汽车高声鸣着喇叭驰过，卷起飞扬的尘土。还有毛驴不紧不慢地拉车，晃荡晃荡，赶车人的帽檐压得低低的，手中的鞭无精打采地晃动。

不，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巍巍潼关！不是历史深处金戈铁马的潼关！

毛驴车走远了，街两边晒蔫了的梧桐叶子低垂着。

“你想去老潼关？”

“是的。还有风陵渡。”

“那儿可没有什么了。”年轻的副县长白白净净，他不解地摇头。

“有没有遗址，古城的遗址？”

“有还是有一些，只是很少有旅游的人去，也没什么好风景。”

我说，我不是来观光旅游的。

“县委有个副书记，他对老潼关有研究，能讲清楚情况，请他陪你去吧。好在路不太远。”副县长说。

就这样，我走上了向北面急剧倾斜的路。一个转弯接一个转弯，我们渐渐从秦岭与黄河间比较平坦的塬上进入了谷地。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耸立在山冈上的烽火台。山上长着一些稀疏的灌木，烽火台没有在西北大漠中看到的那样壮观，但在斜阳的辉映中，蓝天上烽火台的剪影仍有抹不去的沧桑感。历史，开始活起来了。

车停住了。终于，我们来到了破败的老潼关，从南门走入荒草凄迷的城内。

这是中国北方大风景的结点。

黄河和渭河、洛河在这里合流。华山、中条山和黄土高原，最壮丽的地貌在这里汇聚。北方蜿蜒而来的大河，怒吼着冲出秦晋大峡谷，以90度大拐弯的雄姿，蓦然东去。

我仿佛听见了咆哮的水声，还有自己擂鼓一般的心跳。

不同于山海关、八达岭居庸关和嘉峪关等如今被辟为旅游景区的地方，不管是搭飞机，还是乘火车和长途汽车，潼关都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。

然而，从1983年深秋，我第一次到西北采访时起，潼关就始终是让我牵挂的地方。

潼关之名源于穿城而过的河流。

《水经注》载：“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，因谓之潼关。”潼关的水关残址还留有三孔石拱，我下到河谷察看，正是雨后，河深水急。

潼关始建于东汉，经过历代大规模的扩建修葺，上个世纪 50 年代留存的是典型的明城。潼关城南据连山，北限大河，选址巧妙，奇险无比。古城墙东南在群山上蜿蜒起伏，有八达岭长城的风貌，北段则在滔滔黄河边巍然屹立，雄伟壮观。

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，多次称赞潼关：“襟带壮两京。”

1703 年 10 月，康熙皇帝视察“大河上下”，从山西乘船过黄河至风陵渡进入潼关，仰望巍然的古城墙，惊叹不已。在行宫住下后，即作《渡黄河潼关驻蹕》诗一首，称潼关为“天下第一城”。

古潼关门户金陵关横额上，有清乾隆帝手书“第一关”三个大字。我翻阅过《山海关志》，其中有：“畿内之险，惟潼关与山海关为首称。”

因此可见，中国的“天下第一关”不是一座，而是双峰并峙，即潼关与山海关两座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潼关更加久远，位置也更加重要。

可能我们已经淡忘，高峻的秦岭和滔滔的黄河，曾一再把中国历史逼到了这狭窄的通道上。

赶考的书生、放逐的官吏、逃难的百姓，磕磕绊绊，不绝如蚁地从潼关道上迤逦走过。当然，还有士兵和将军，帝王与后妃，以及反叛者造反者——中国的政治和统治中心曾长久地在中原与关中，在长安与洛阳、开封间游移摆动。如同天平，潼关城是肩挑两京、力压千钧的支点。

围绕古潼关的争夺，大大小小发生过数百次战争，像安禄山与哥舒翰之战、黄巢起义军攻占潼关等。抗日战争中，中国军队也在潼关风陵渡隔黄河与日本侵略军相峙。

危墙耸青山，塞垣限大河，菰蒲零乱秋声咽，人间兴亡有几度。

潼关内外，文物古迹遍地。

副书记指着一个大树桩说，三国时马超率西凉兵大战曹操，《三国演义》中曹操割须弃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马超策马追杀曹操，曹操绕着槐树转，马超一枪刺到树上拔不出来，曹操得以逃脱。老槐树在“文革”时被砍掉了，可惜啊。唐代安史之乱，安禄山一路势如破竹，直逼潼关城下。哥舒翰是西北名将，只是手下的兵士多为从长安临时征召来的市井之徒，没有战斗力。潼关险要，本来可以固守待援，而奸相杨国忠非要哥舒翰打开城门主动出击，结果大败。潼关陷落，关中也无险可守。消息传来，唐明皇闻之色变，立即带着杨贵妃匆匆逃离长安。那边是李自成与洪承畴大战过的潼关南原，战败后，闯王几乎全军覆没，只有十余骑逃进南山。

……

听着这些“故事”，历史的黄卷哗哗地翻得飞快。一切都如在眼前，过去



潼关城内古巷

了几百年上千年，我又觉得实在没有走出去多远。有些直接连接巨大的命题，而潼关，也许是开启的钥匙。

我说，去看看旧城的老街吧。

到处弥漫着黄土飞尘。浮土把过街的门楼埋了一半，道上污水横流。

我来到了城南的水坡巷。水坡巷位于印台山和麒麟山之间，地势稍高。当初一些居民

不肯迁出，所以还较多地保存了古城建筑的风貌。这里现存一些明代建筑，水坡巷中居民当年多为官宦人家，院落清幽古朴，宅第高敞，水磨青砖的影壁保存完好。住在这些古老民宅里的，也多是老人。

我踏进一个院子。主人说，他们在此居住已经有7代了，祖上来自江苏，曾任潼关卫指挥，后来就定居在此地。我一抬头，看见在老屋高高的雕花梁上，有一个小小的燕窝。那里传来呢喃的燕语。想起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诗句，不禁感慨良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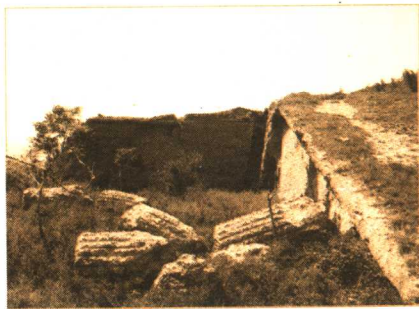
东大街和西大街是当年最繁华的地方，如今毁坏得也最严重。断壁残垣，耸立在夕照之中。只有为数不多的老房子，依然可以看出往日市街风情。又走进一户人家，有三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坐在小竹椅上。我问，家里还有哪些人？老人感叹，搬走了，旧城已如同村野，青年人谁还愿待在这里呢？走了几户人家，大抵相似，不禁怅然。

变化最大的要数潼关的西门外了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初，这里有一条通向黄河渡口的长街。佛塔高耸，店铺林立，商贾如云，行人摩肩接踵，是晋陕豫三省边界最繁华的地方。西门外还



潼关古城西门遗址



潼关西门